

平世何曾有得官

●胡传志/著

亂來史筆亦燒殘

百年遺蹟天留在
抱向空山掩泪看

文学研究

慷慨歌謠絕不傳

宮廬一曲葬天竺

中州萬古英雄氣

也到陰山較勒川

安徽大学出版社

金代文学研究

胡传志 著

安徽大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代文学研究/胡传志著.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0. 5

ISBN 7-81052-324-4

I. 金... II. 胡... III. 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金
代 IV. I206.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1744 号

金代文学研究

胡传志 著

出版发行	安徽大学出版社 (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编 230039)	印刷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印刷厂
联系电话	总编室 0551-5107719 发行部 0551-5107784	开本	850×1168 1/32
责任编辑	彭君华	印张	9.75
封面设计	孟献辉	字数	197千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次	2000年5月第1版
		印次	2000年5月第1次印刷
		照排	合肥天星电脑照排社

ISBN 7-81052-324-4/I·34

定价 18.00 元

如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序

周勋初

传志于1990年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古代文学博士学位。大学阶段，他在安徽师范大学读书，师从刘学锴、余恕诚等教授。他们都是卓有建树的学者，和我们南京大学的教师大都熟识。传志又是该校来此定向培养的一名年轻教师，学成之后将回校任教。如何教好这一学生，我和另一位导师莫砺锋教授都感到肩负重任。

担任过导师的人都有体会，培养博士生时，最困难的地方是帮助他们确定论文题目。传志与徐兴无为同一届的博士生。兴无在硕士阶段即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论讖纬的文章，攻读博士学位时仍锲而不舍，因此论文的选题已无疑难。传志作什么样的题目，却一时难以定下来。

我们订有定期讨论问题的制度。每次见面，常是让学生先谈谈近期读书心得。有一次，传志谈到他最近在读元好问的《中州集》，发现里面的记叙错误较多，这引起了我们的注意。金代立国为时甚短，作家人数不多，元好问为金代著名文士，由他记载同时代的人，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错误呢？

我总觉得，元好问可算是位不大不小的文人，《中州集》可算是部不冷不热的著作。上比之唐代的李、杜，宋代的苏、黄，元好问的成就难以相比；下比之明代的李梦阳、何景明等人，则又似乎要高上一筹。他所编纂的《中州集》，因存一代文献之故，一直有人阅读，但因诗学上总体水平不高，深入玩味者不多，因而很少见到杰出的研究论著。对这样的人物和著作进行钻研，也就有其难度，往往投入很多，却难以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

但在和传志多次交换意见后，又觉得可以以此题作为培养学生的一次尝试。我们中文系古代文学的教师在研究工作中，注重文献与理论并重，培养学生时，也注意双管齐下，让他们受到全面的训练。传志在论述元好问的《中州集》时涉及面很广，发表了许多新见，我们觉得可以由此着手，让他作一篇水平较高的博士论文，把金代文学的研究推进一步。

果然，传志不负众望，以《〈中州集〉研究》为题，完成了学业，并取得了初步的成绩。

他回安徽师范大学任教后，继续钻研这一课题，且扩大视野，完成了《金代文学研究》这一专著。

这一专著，比之当年的论文，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近年来，他在《文学遗产》等专业杂志上发表了好几篇论元好问的文章，如《〈中州集〉的流传和影响》等，引起了学界的关注。

他还发表了好几篇论金代文学的文章，如《“苏学盛于

北”的历史考察》等文，也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可知他的视野已大为扩展，正在探索金源一代文学的发展和演变。

近10年来，国内召开过好几次有关金代文学和元好问研究的学术会议，传志都参加了，每次都提出了水平很高的论文，博得了这一领域中众多学者的好评。

检阅《金代文学研究》一书，则又可知其积累之丰厚，报刊上发表的论文、会议上发表的意见，只是他的部分研究心得。可以说，《金代文学研究》的各章各节中，既涉及到文献整理，又发表了许多新见，足见其钻研之勤奋和收获之丰富。内如论及蔡松年的死因等，不入章节名目，实则也是他的新见。诸如此类，发现甚多，读者自可展卷得益。

但在《金代文学研究》中所占比重最大的研究对象，还推元好问和《中州集》。这是很难有所突破、取得优异成绩的一项研究课题。元好问为金代最负盛名的文人，所作《论诗三十首》组诗，文学批评界的学者向来视作重要的研究对象，不断有新的成果推出，后人很难有所开拓；而他的《中州集》一书，述及的诗人参差不齐，有的成就很小，又不知名，要想就此发表意见，也有其难度。

传志在《论诗三十首》的诠释中，表现出了很高的理论素养。如释“其十六”一首中的“切切秋虫万古情，灯前山鬼泪纵横”句，古今学者都以为指李贺而言，传志作了全面的考察，深入的钻研，以为似非专指一人，前句当指孟郊而言。这不仅是从作家风格上深加体会所得出的结论，而且广征文献，反复揣摩，从孟郊诗歌的意象和他人的评语中

探知消息。这样的文学批评,研究者必须玩味有得,绝非率尔操觚者所能窥及。

研究《中州集》,首先就得把握此书的特殊性质,传志在指出前人的种种误解之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中州集》一定别有深意”。“如果我们深入分析、研究《中州集》的作者小传和诗选,就会发现,其深刻用意除了以诗存史、效忠故国之外,在于及时抢救和保存即将失传的金源文化成果”。前提既明,则对书中奇特的编制,诗人小传和作品相失调的原因,以及一些不知名的人物何以列入,都可作出合适的解释。

传志除对元好问以及其他几位著名文士如赵秉文、王若虚等人作了深入的研究外,对于名望稍次的李纯甫等人,以及名望更次的李经等人,都作了深入的研究。除了在文献上作了深入挖掘外,还对各家的生平经历作了详细的考证,并从创作演变上加以品味和裁定。因此,《金代文学研究》的每一章、每一节,都包容了作者的一份心力。

若将《〈中州集〉研究》与《金代文学研究》相比较,可以看到传志迅速成长的轨迹。他努力发掘,努力开拓,终于在这很难有大收获的研究园地里取得了硕果。我为他的成就感到高兴。相信这一著作,不但在他个人的发展道路上,而且在整个学术界的金源文学研究上,都可作为一项阶段性成果看待。

传志还为金代文学何以为人忽视的原因作出了解释。这方面的意见,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金代前后立国百年

之久，女真族在北中国地区繁衍滋长，文化上迅速提高，与南宋朝廷同样担当着推动历史前进的重任，而且这一民族早就融合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但人们为什么常是只看到南宋的诗文成就而忽视金国诸多贡献呢？这里究竟是什么样的偏见阻碍着我们去全面认识这一阶段历史文化成果，从而有种种偏颇的评价呢？

我想这与儒家的正统观念有关。自古以来，学界向视南宋王朝为朝廷正朔之所在，北方的辽、金政权，则被视作入侵的蛮夷之邦。加之社会上广泛流传的《说岳全传》等通俗读物，以及岳飞《满江红》词等等，都使广大读者增加了同仇敌忾的情绪。戏曲舞台上一出现南宋王朝的人物，总是蟒袍玉带，磬管锵锵，一副文武鼎盛的样子；金朝人物出场时，常是大小花脸，颈围胡尾，一副生活在荒漠地区的蛮夷景象。这不但与当时的实际情况不合，而且影响到后人正确认识历史，这样也就势必会波及今人对金代文学的全面观照。

1999年8月，我赴哈尔滨市参加“全国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博士点新世纪学科建设与发展研讨会”，承主办单位黑龙江师范大学的好意，驱车前往阿城市参观金王朝的建立者完颜阿骨打的皇陵和金上京历史博物馆。皇陵气势雄伟，可见其开国时的气魄；博物馆内容丰富，足规金王朝的文物之盛。由于这一专门博物馆的建立，金代文化才能以总体面貌呈现出来，从而使人了解到女真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所作出的独特贡献。

元好问在编好《中州集》后，曾以悲慨的心情题诗曰：“平世何曾有稗官，乱来史笔亦烧残。百年遗稿天留在，抱向空山掩泪看。”可能他在当时对金源文化的能否遗存还是没有什么信心，所以才会如此悲切的吧。假如他能逆知今日其种族发源地有博物馆的建置，诸多文物都已得到很好的保存，那他定会含笑于九泉。这使我想到，化干戈为玉帛的理想，也只有在天下一家的观念深入人心后始能实现。

目 次

序(周勋初).....	(1)
第一章 金代文学总论.....	(1)
第一节 金代文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1)
第二节 金代文学的特征与地位	(21)
第三节 金代文学与苏轼	(42)
第四节 金初词与两宋豪放词	(57)
第二章 元好问考论	(74)
第一节 《论诗三十首》辨释	(74)
第二节 元好问诗论的阶段特征	(96)
第三节 《唐诗鼓吹》与金末元初的宗唐诗风.....	(109)
第三章 《中州集》研究.....	(122)
第一节 《中州集》的编纂过程和编纂体例.....	(122)
第二节 《中州集》的性质及文化意义.....	(131)
第三节 《中州集》的文献失误.....	(138)
第四节 《中州集》的流传和影响.....	(150)
第四章 金代主要作家论.....	(166)
第一节 论王寂.....	(166)

第二节	论赵秉文·····	(181)
第三节	李纯甫考论·····	(200)
第四节	论王若虚·····	(220)
第五章	金代其他作家略说·····	(238)
第一节	师拓·酈权·杨云翼·刘昂·····	(238)
第二节	刘中·萧贡·庞铸·赵元·····	(251)
第三节	麻九畴·刘从益·宋九嘉·雷渊·····	(266)
第四节	雷瑄·李经·王郁·李汾·····	(281)
主要参考文献 ·····		(296)
后 记 ·····		(300)

第一章

金代文学总论

第一节 金代文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金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史的重要一环,其中镶嵌着元好问、王若虚等足以辉映古今的诗人,但其地位并未得到公认。元、明二朝视金若寇仇,对金源文学,或视而不见,或贬损有加。满清立国以后,出于民族认同感等多种原因,对金源文学颇多垂青。他们编纂《全金诗》、《金文最》等文献,评注金诗,才给予金代文学较多的肯定。

进入本世纪,满清灭亡,金代文学研究没有得到及时延续。很长时间内,只有个别学者兼治金代文学,建国后 30 年,金代文学研究仍很冷寂,1979 年以后,金代文学渐受学界重视。回顾金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在文学史论述、作家作品研究、文献整理与普及等方面取得了一些重要进展,同时也存在不少有待探讨的问题。得与失,都值得我们总结和思考。所以,在研究金代文学之前,首先必须对此作一清理。囿于见闻,恐不免挂一漏万,特别是

海外研究资料,所见甚少,故不便妄谈,一并略去,以俟来日补正。

一、文学史论述

金代文学是在女真族统治下、与南宋政权相对立的北中国汉语文学。如何认识它与宋代文学的关系、与宋代文学的异同,也就是如何认识金代文学的性质和地位,是文学史论者所面对的首要问题。

人们对金代文学很早就存在两种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金代的诗词文等传统文学样式是北宋文学的余波遗响,如王世贞说金诗“大旨不出苏、黄之外”,“直于宋而伤浅,质于元而少情”(《艺苑卮言》卷四),胡应麟视金诗为“闰余”(《诗薮》杂编卷六),但同时他们又大加赞扬和肯定金代兴起的北曲和诸宫调,如明代张羽将以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下称《董西厢》)为代表的北曲与唐诗、宋词相提并论(《古本董解元西厢记》序),贬低金诗的胡应麟也以为“金人一代文献”尽在《董西厢》一书(《少室山房笔丛》卷二十五)。如此立论,虽失之公允,却着力突出了金代文学不同于宋代文学的地方。另一种观点强调金代诗词文等传统体裁与宋代文学的区别。《金史·文艺传》说金代文学能“自树立唐、宋之间”,似已意识到它与唐、宋有所不同。后来,清人张金吾认为金人得北方巨山大川雄深浑厚之气,故其文章“华实相扶,骨力道上”(《金文最》自序),况周颐比较宋词与金词,得出“宋词深致能入骨”、“金词清劲能树骨”(《蕙风词话》卷三)的结论。两种观点不同,对金代文学的评价当然也就相去甚远。比较而言,历元、明、清三代,后一种观点渐占上风,但并没有趋于统一,分歧留给了

20 世纪。

那么,20 世纪又是怎样的呢?

有些学者坚持认为金代传统文学是北宋文学的延续,不予重视,而肯定其北曲和诸宫调。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作家出版社 1957 年版)认为金代文化“承袭了辽与宋”,对传统的诗词文只作平淡、简单的介绍,甚至连元好问这样杰出的诗人,在四卷本文学史中,也只有寥寥数百字的篇幅,显然有失允当。而对诸宫调评价极高,称它是“金文学最大的光荣”(624 页),并称《刘知远诸宫调》和《董西厢》的作者“具有伟大的诗的天才和极丰富的想象力”(539 页)。游国恩等人《中国文学史》、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没有如此明显的高下之论,对诗词文也给予了一定的重视,但它们并没有突出金代文学的特质,所采用的仍是近似的观点。金代文学都是“宋代文学”名下的一章,似乎金代文学是从属于宋代文学的。范宁《金代的诗歌创作》(《文学遗产》1994 年第 4 期)专论金诗,亦认为金代文学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都是“赵宋王朝文学的延续,只是在特殊的情况下略有变化而已”。

但是,更多的学者承认金代文学具有独特性。早在 1927 年,许文玉在其长篇力作《金源的文囿》(《小说月报》十七卷号外“中国文学研究”专号)中,就强调金源是“新开辟的国家,那时候是中国北方完全沦陷在异族统治之下,自然会有一种新民族的文学产生”。后来,吴梅《辽金元文学史》(商务印书馆 1934 年版)沿袭张金吾的论点,分析金代诗词文的特征,如论金诗云:“从北宋入手,以进窥乎三唐,其高者出入陶、谢,以写其自然之真趣,要与宋之江西、四灵、江湖各派,如泾渭之各别。”近几年新问世的文学史著作多持类似观点。由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总纂、国家重点科

研项目的十四卷本《中国文学通史》应是目前篇幅最大的权威之作,其中《宋代文学史》(孙望、常国武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金代文学部分由专攻金代文学的专家周惠泉撰写。他对金代文学的性质作出明确的界定,指出:“伴随着民族融合的进程,中原地区汉民族的农业文化与北方游牧民族的草原山林文化相互影响,相互吸收,形成了金代文学新的特色、新的气象。”(449页)这是现代学者在中华民族大背景下,摆脱民族偏见,对前人观点所作出的超越和深化。在专著《金代文学学发凡》(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中,周惠泉进一步申述此说,认为“植根于各民族文化接合部特殊人文地理环境之上的金代文学,在汉文化与北方民族文化的双向交流、优势互补中,则以质实贞刚的审美风范彪炳于世,为中国文学北雄南秀、异轨同奔的历史走向增加了驱动力,促进了中华文化从多元发展为一元的进程”(289页)。这种认识不仅提高了金代文学的地位,更重要的是,还为它在中华文化中找到了比较准确的位置,努力指出它的独特贡献和价值;但其缺点是偏于抽象,难以落到实处。

关于金代文学的特征,其他学者作出了不同的概括。詹杭伦《金代文学思想史》(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说,“金代文学发展是,以借才异代始,以流落异代终;以追求中州文派始,以总结中州文派终;以保持华实相扶、骨力遒上为其特色,也不免生硬粗率、苦少蕴藉的弊病”(5页)。张晶《辽金诗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揭示金诗的特色是“慷慨苍凉,清刚雄健”。顾易生、蒋凡、刘明今合著的《宋金元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也指出,金代文学“虽上承北宋,然不受北宋的局限;与南宋相比,更有其独特的发展道路”(840页)。

在金代文学性质的讨论中,不管怎样归纳其特色,不管承认

其有特色与否,有一点是明确的:金代文学毕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的一个环节,是以汉人为主的汉语文学,同在中华文化的大环境之中,同在中华民族的版图之中,因而它必然具有历代文学所共有的一些共性;但同时它又是女真族统治下的北中国文学,受女真族的文化、宋金政权的对立、地域的差异等等因素的影响,形成其独特性。要言之,金代文学与其他历代文学相比,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过多地见其同,只见其诸宫调等若干新样式,或者过多地发其异,忽视其相同的底色,都失之一偏。在此前提下,再来探讨金代文学究竟有哪些不同于宋代文学的特征,必然能有更多的收获。在这方面学界已作了许多可贵的而富有建设性的探讨,但仍没有达成共识。女真文化、宋金政权对立、地域差异,这些促成金代文学特性的要素,对金代文学究竟产生哪些影响和作用,还需要作深入、系统、充分而有说服力的解析。本章第二节将就此展开全面的论述。

金代文学的分期,是文学史论述的常规内容,多数学者如吴梅、郑振铎、游国恩、周惠泉等人基本上参考元好问和清人的论述,将之分为初、中、晚三个时期。具体说来:金代初期(1115~1160),从金朝建国到海陵王末年,是所谓“借才异代”时期;金代中期(1161~1213),从金世宗初年到卫绍王末年,主要是世宗、章宗两朝,又称“大定、明昌时期”;金代后期(1213~1234),从金室南渡到金代灭亡。各家对各期文学发展作了相应的概括,如周惠泉指出:初期作家大多由北宋仕金,作品常常饱含着去国怀乡的思想感情,往往具有震人心魄的艺术力量;中期作家则以昂扬的格调、闲适的情趣见长取胜,表现了由动乱趋向复兴的社会现实,从而把金代文学推进到新的境界;后期作家多抒写战乱之苦、亡国之痛,表现了鼎革易代之际的社会巨变(《宋代文学史》)。

与通行的分法不同,张晶在《辽金诗史》中不单纯地依傍历史分期,而是结合金诗发展实际,在三分法的基础上,将金亡前后元好问及其他遗民诗人的创作视为升华期(12页);詹杭伦《金代文学思想史》则将金代文学的发展分为五个时期,即金初(自太祖收国初到海陵正隆末)、金中叶(世宗时期)、金中叶(章宗时期)、金末(卫绍王大安初至哀宗天兴末)、金亡之后(金亡至元朝建号之前)。

作家研究是文学史著作的重要内容。吴梅、苏雪林等人的论著多撮录《金史·文艺传》、《中州集》、《大金国志》等材料,作一般性的介绍,很少辨析发挥,亦时有讹误。游国恩等人的《中国文学史》除元好问和《董西厢》分别设专节之外,只是在“辽金文学的发展”一节中涉及到一些作家,但连李纯甫这样金末诗坛上的风云人物都只字未提。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是这样。他们新编的《中国文学通史》金代部分则已大为改观,重点论述了20多位作家。詹杭伦《金代文学思想史》和张晶《辽金诗史》、《辽金元诗歌史论》(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篇幅更大,内容更详。前者把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实际结合起来,论及众多作家的生平、创作诸问题,对蔡珪、党怀英、李纯甫、王若虚等人作了深入的论述。后者运用文化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以作家为中心,研究金诗发展轨迹,于作家研究方面,更趋细致。它们的共同点是,研究的作家非常之多,从著名诗人到普通诗人,从汉族诗人到女真族诗人,从贵族大臣到南冠隐逸之人,可以说是金代作家的大检阅。《中国文学史话》中的辽金元卷(郭杰、秋芙总编,本卷周惠泉、杨佐义主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介绍了50位左右金代作家的生平创作等方面情况,其中对中小诗人的介绍评价比以前的著作要详细一些,标志着作家研究趋于深